

望着裂开的纸糊的顶棚，夜里耗子在上面跑来跑去，彻夜打架，弄得裂缝越来越大，棉被都落上一条条黑绒绒的灰尘。他从来还没这样无聊过，无所事事，不必早起按时去上班，也不再忙于造反。不读书也不留文字，可读的书也统统装进了木箱和纸盒子里。他必须保持清醒，免得再回到白日梦里。可隔壁那退休工人屋里早起收音机就开得山响，唱的是革命样板戏《红灯记》，令他烦躁不安。即使手淫，还要蒙上被子，闭上眼睛努力回味林赤裸炽热的身体，也还是抵制不了义正辞严声调高昂的唱词，只弄得非常沮丧。

他想借把梯子把顶棚的裂缝糊起来，可这蓬松下陷的纸壳弄不好全塌下来，多少年的积尘还不把满屋子搞得乌烟瘴气，就更没法收拾，糊顶棚也是门手艺。他把老谭床上堆的杂物挪到墙角，把褥子铺到那床上去，自己的那床干脆拆掉，老谭肯定是回不来了。

想逍遥也无处可去，唯一可做的事是上街买群众组织出的小报，还有各种各样的揭发材料，回到屋里做完饭，再边吃边看。他从首长们接见各群众组织的讲话中琢磨出不同的口径和弦外之音，一个个慷慨陈词，却又像走马灯样不停更换，昨天还在解说毛的最新指示，没准明天或是后天，那暗藏的杀机便落到自己头上，成为反党的罪犯。他当初造反的热情也冷却了，心中的疑问不断上升，可又不敢确认。

他还得时不时去机关大楼里照一下面，在他们造反派的总部坐一会，这时候好些组织分裂后又联合组成了总部。人来人往的，他抽几根烟，聊一会天，无非露个面，听听消息，乘人不察觉便溜了。这大楼里没完没了的斗争与重新组合与新的斗争，他也没兴趣了。

最热闹消息最多的地方总在长安街上，每次上机关大楼都绕道一趟。中南海赭红的高墙外，搭满了帐篷和席棚，巨大的红布横幅“首都无产阶级革命派揪斗批判刘少奇火线联络站”，加上各大学造反派的红旗招展，数百个大喇叭夜以继日通宵达旦高唱战歌，以最高领袖红太阳的各义声讨国家主席，连这场面也不再令他激动。

“刘少奇的女儿揭发她老子的最新材料！看哪，看哪！用革命经费打成金鞋拔子，吞为已有，刘少奇前妻的揭发！”

围住叫卖小报的一圈人中，他认出了中学时的同学大头，从背拍了下肩膀，大头一惊，回头见他才释然笑了。大头拎个人造革提包，也买了一包小报和材料。

“走，上我那里去！”他萌生出一种旧情，大头成了他已丧失的生活最后的一线联系。

“我买瓶酒去！”大头也兴奋起来。

两人骑上车，到东单菜场争着买了些熟食和酒，回到他那屋里。下午的阳光照在窗帘上，室内暖洋洋的，几杯酒后更是面红耳热。大头说运动一开始就给揪出来了，人揭发他抵毁毛的哲学只两本小册子，在宿舍里聊天不当心说走了嘴。就这么一句话，如今人们有的是更大的目标，他这点反动言论也搁置一边顾不上。还说他可是一张大字报也没贴过，这运动

轮不到他的份，可他那数学也没法搞了，就收罗小报，偷看闲书。

“什么书？”他问。

“《资治通鉴》，从家里带来的。”笑容凝固在大头酒后泛出红光的圆脸上。

这帝王术他向来没有兴趣，还不明白大头那笑容的涵义。

“你没有读过吴晗的《朱元璋传》？”大头反问他。那是一个试探，大头伸出了触角。

这文革就是从批判吴晗开始的，北京市的副市长，明史专家，早年写过本明太祖如何诛杀开国元勋和功臣的书，运动刚刚开始便自杀了，开了随后无数自杀的先例。他明白了这暗示，对他心中的疑问是个确认，手指敲了一下桌子，叫道：“你这鬼！”

大头眼镜片后透出晶晶目光，似笑非笑，已经不是少年时那个书呆子了。

“倒是翻过，当时以为是历史，老皇历了，没想到……绕了个大弯子？”他也进而试探，问。

“印地安人的飞来器……”大头接茬，笑嘻嘻的。

“可不也是辩证法？”

“就不知道更高还是更低了……”

隐语和腹语，不可直说的和不能说出的，帝王统治术加意识形态，抑或意识形态装饰的政治权术，历史大于意识形态，而现实呢？

大头收敛了笑容。隔壁的收音机还在唱，这回是毛夫人指导的另一个样板戏（红色娘子军）：“向前进，向前进，革命的担子重，妇女的怨仇深！”这位一直被党的元老们限制不得参政的江青同志壮志正在得以实现。

“你这里怎么这么不隔音？”大头问。

“那边收音机开着倒还好些。”

“你房里没个收音机？”

“同屋的老谭有个半导体的被查抄了，人还一直隔离在机关里。”

两人沉默良久，隔壁收音机里的唱词听得清清楚楚。

“有棋子吗？下盘棋吧！”大头说。

老谭倒有一副骨雕的象棋，他从堆在墙角装杂物的纸盒里找了出来，挪开酒菜，在桌上摆了起来。

“你怎么想起这书的？”他回到刚才的话题，走了一子。

“报上刚开始批吴晗的时候，我老头叫我回家一趟，说他申请退休了……”

大头推动棋子，压低声音，说得故意含混。大头的父亲是历史教授，还有个民主人士的什么头衔。

“吴的那书你有吗？还能不能弄到？”他又走一子。

“我家就有，老头叫我看的，这会早烧了，谁还敢藏那书？只叫我把家里那部线装的《通鉴》带来了，还是明版的刻本，就算留给我的遗产，这书是毛老头早先叫高干读的，要不这如今也留不下来。”那毛字大头说得很轻，一带而过，又推一子。

“你老头还真精！”他说不清是赞叹还是叹息，他没有一位这样明事理的家长，他父亲那么糊涂。

“也晚啦，不让他退休，加上他以前的历史问题，还是揪出来了。”大头摘下眼镜，一双失去了光泽的高度近视眼，贴近棋盘瞅了瞅，说：“你这下的什么屎棋？”

他于是把棋子一手唬了：“玩不了，都是傻瓜！”

这粗话叫大头楞了一下，突然格格笑了起来。两人便哈哈大笑，眼泪都流了出来。

你们可要注意啦！这番议论要被人告发，就足以置于死地。恐惧就潜藏在人人心里，却不敢言明，不可以点破。

等天黑了，他先到院子外去倒垃圾，拎了一筒啃剩下的鸡骨头和煤炉渣，见邻居的房门都关上了，大头赶紧骑车走了。大头住的是集体宿舍，仍在审查之中，虽然有他老父的关照，也已经晚了，到军人进驻实行管制清理阶级队伍的时候，在集体宿舍闲聊说走了嘴的那么一句话，就成了大逆不道的罪行，弄到农场劳改，放了八年的牛。

同大头那次谈话之后，生出的恐惧令他们相互回避，不敢再有任何接触，相隔十四年才再度见面。大头的父亲已经去世了，在美国的一位叔父帮他联系了一所大学去深造。拿到护照和去美国的签证后，大头来告别了。说起那次见面，酒酣耳热，点破了这毛老头发动文革的谜底。

大头说：“要是你我那天的讲话兜了出来，那就不是放牛了，这脑袋还不知在不在！”又说这一去美国，要能在大学里弄到个教职，恐怕是再也不会回来了。

当时，十四年前的那天晚上，大头走后，他敞开房门，让一屋子的酒气散净。之后插上门，从兴奋恐惧中冷却下来，躺到床上，望着顶棚的那道黑缝，好比突然捅开了一个蚂蚁窝，里面黑压压一片蠕动和混乱，那顶棚随时都可能塌陷下来，令他周身发麻。